



寻牛

□ 张红

“昨天一共接了9起警，都是纠纷类警情……”一大早，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荆方派出所值班民警庞传远正在向所长汇报工作。荆方派出所辖区是乡村，这些年治安情况比较好，很少发生刑事和治安案件，这一天也不例外。

两人正说着，“哐当”一声，接警大厅的门开了。紧接着，一个哭腔随着初夏的微风传来：“民警同志，我家两头牛不见了！”

庞传远和所长探头一看，一名老汉快步跑到了报警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牛咋不见了？”庞传远和所长不约而同地问道。

“我养了20头耕牛，昨晚清点还是对的，今天早上发现少了两头，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肯定被人偷了呀。”老汉哭着说。

“别急别急……”所长话音未落，老汉急得直跺脚：“两头牛值4万多块钱哪！我养着也有感情了。”



“放心，我们一定尽力找到牛！”所长安慰老汉之后，一边详细问了他家的住址、牛栏位置和丢牛时间，一边调取他家附近视频监控寻找耕牛的身影。

一番搜索，画面中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当日凌晨一时许，两头耕牛带着绳索离开牛栏，朝着村外“快乐”地奔跑，并没有人追赶。

看样子，耕牛并不是被“偷”了，而是“离家出走”了。可是，牛在哪儿呢？

“赶紧找牛！”所长立即安排排班庞传远带队展开“寻牛行动”。派出所辖区地处偏远，青弋江穿过乡村。庞传远和民警辅警分头在田间、江边、大埂、荒地寻找，还有的沿着村庄挨家挨户询问，提醒村民们有牛的信息赶紧向派出所报告。

不知不觉得夜幕降临。乡间小道错综复杂，泥泞不堪，荒地荆棘丛生，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黑暗中摇曳，寻牛的难度不言而喻。

“咱们先回所，明天接着找。”庞传远指挥大家返回了派出所。

一连3天，毫无所获，派出所也没有收到关于耕牛的消息。而牛主人每天到派出所打听，急得嘴上都起了火泡。庞传远比更急，他知道，耕牛就是村民的“亲人”，不仅价值不菲，而且很有感情。

“耕牛会不会被人捡到而卖给屠宰场呢？”庞传远忽然灵光一现，闪出这个念头。

所长听到汇报，同意这个观点。庞传远立即给辖区屠宰厂挨个打电话询问，得知“最近没有人卖耕牛”后，叮嘱老板一旦有人卖耕牛，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而他继续寻牛。

焦急而漫长的一周后，庞传远接到了一家屠宰场老板电话：“庞警官，刚才有人询问卖耕牛的事儿呢。”

“谁要卖牛？叫什么名字？在哪个村？我马上去！”庞传远警觉起来，一连3个问号甩了过去。

得知情况后，庞传远驾车直奔报警老汉家，带着他火速来到“卖牛”人家。果然，在这家后院的大棚里面发现了两头耕牛。经证实，正是老汉丢失的“宝贝”。

“可找到你们了。”抚摸着“老伙计”，老汉喜极而泣。原来，两天前，两头耕牛跑进这户人家。户主等了两天

天见没人认领，以为是“无主”的牛，便打算卖给屠宰厂。

庞传远批评教育对方后，将牛还给了老汉。老汉抹了抹感动的眼泪，拉着庞传远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看着老汉牵着两头耕牛乐呵呵地回家，庞传远的心中既欣慰又感慨——都说“有困难找警察”。是的，老百姓遇到困难，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警察身上。而身为人民警察，就是要为群众做好事，解难题，不辜负百姓对我们的信任，坚守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单位：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漫画/高岳

只在此山中

□ 黄喜祖

晨曦微露，山岚微云，偕同三五位爱好徒步登山的朋友，前往文人墨客称可以“枕海听涛”的闽南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做一名“攀登者”。据说，这里是植物的王国、氧气的馆藏、清醒的殿堂……

唱着不同节拍的山，是它与时光廷延的合拍。但绿，却是这方山体的底蕴。刚进山道，正在商议如何规划行走线路之际，便与一阵急雨不期而遇，一位朋友说道：“勿需惊慌，当你‘就在此山中’，与一场及时雨遭遇之时，大可不必懊悔，这雨一定来得豪爽去得干脆，因为这是‘湿融人沾汗际，蒸林蝉烈号时’的季节里，海岛型气候给你的一个温暖的提醒。可以说是这座海岛夏日里送给你的洗礼，或者是醍醐灌顶。”

沿着“健走中国”步行道的登山石阶向苏峰山顶峰上行，一会儿便被淹没于绿海之中，尽如那绿波之间的“游鱼”，“逆流”而上。一路山中透迤上行，一路赏花与聆听百鸟齐歌，还有扇动着翅膀的蝴蝶与蜜蜂，在花朵中停落与穿梭，把整个山中之路，扮演得明艳一片喧闹无比，令人着迷，又深受其惠，雨珠敲打石阶的那一滴滴甘霖，像是自然的使者，正在逐一清点季节变换的痕迹。而我们这群“攀登者”在绿浪中跋涉，登山杖拨开的不仅是横生的藤蔓，还有喧嚣生活的层层迷雾。

人心似山，包罗万象；人眼如框，一叶障目。此时，正在四处张望的我，看到在一处向外突起的崖壁间，一株墨绿色的草，迎着辉光，撑开茂盛叶子，吮吸着阳光。不过从我的角度看，感觉有点悬，看似摇曳多姿，其实几近摧折。

“那是常见于山中的普通野生花草，民间称之为石兰。”一位友人见我在一棵小草看得如此专注，特地凑过来讲解，它的根虽然是肉质类根系，却能够

顺着石头的缝隙，紧紧地抱石，让自己的身躯依仗着石头，顽强生长；而石头下面一定有肥沃的土壤，那些被时光熬煮而成肥料的腐败树木、叶子，化为它生长的原料；石兰生长的地方一定是向阳潮湿湿润的，这就是植物野性天然之大本事。

友人一番解说，虽然解除了我的疑虑，但它那随风飘舞的身姿，确实让人有些揪心，一旦这风再猛烈些，岂不是难逃连根拔起……

“一岁一枯荣而已。再说，石兰所处的位置，向阳，背风，别为它忧心忡忡了。”友人说。

人生哪来非凡大幕，小草未必卑微。顺着友人的话意，我不禁如此想来，就像夏衍先生在《种子的力》一文中所述：没有一个人把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的确都比不上。这种力是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

这株野生花草，值得我佩服，尽管只是孱弱的身子，也依然尽力争取获得春晖，赢得生命的盎然与盎然。我们与这株野草何其相似：它用柔弱的根系雕刻坚硬的山体，我们用执着的步履丈量生命的维度。

雨不知何时停了，云雾中漏下一线天光，正巧落在石兰的叶尖，仿佛给这看似卑微的生命加冕。

人行山中眼难睁，目睹万物新清醒。或许这就是山行的真谛：有人试图征服高度，有人在丈量内心，而我们都

在微风细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境宁谧之处……

回首向来林深处，风雨过后山更幽。在人生的这一山行道上，不正像我等山中行那样的过程吗？先被“浇”醒，而受“唤”醒，再被“清”醒。再回首峰回路转的苏峰山，我不禁如此细品品味。

(作者单位：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

记忆

□ 何俊

有一起案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可是在我心中却依然记忆犹新。

2017年3月3日，我被调到安乡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上班的第二天，一件执行案揪痛了我的心。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履行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38万元。死者卢春花年龄51岁，虽然她有一儿一女均已成年，但父母体弱多病还需要赡养。但肇事方向才槐身患肺癌，无钱医治，家境十分困难，所驾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这38万的赔偿款对向才槐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怎么办？我望着申请执行人可怜巴巴的一家，镇定有力地劝说：“请相信我，我会办好这起案件的！”

不久，在我的主持下，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第一次调解，死者的丈夫吴言强等请求法院判决的38万元分文不少。向才槐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说：“俺没有钱，俺罪不可赦，俺愿意把牢底坐穿……”第一次调解就这样无果而终。第二天，卢春花的亲友10多人齐聚法院门口，扬言不执行到位就要在安乡大桥上喊冤堵桥，要到向才槐家拆屋挖地三尺……我心急如焚，苦口婆心地和死者的亲属进行沟通。我发现死者的女儿怀有身孕，一方面劝她不要过于悲伤和激动，一方面给他讲解她母亲自己也有过错，另外被执行人家庭实在是贫困。我劝导他们在38万元基础上能不能让步，让对方看到希望，才会主动去筹措资金。通过我耐心细致的劝导，他们

(作者单位：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



洁

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

夏·节气韵

□ 罗本森

立夏

春天日尽万花残，立夏来临斗指南。田野葱茏青碧色，山川苍翠绿娇颜。凤凰鸣放千般火，嵩苗生机满田间。旧日习俗人过节，品肥论瘦笑声连。

夏至

南边暴雨西北边，暑气萌生日昼长。夜半风吹红荔落，凌晨雨洗碧荷昂。麦芒沐露浮黄色，稻穗扬花灌满浆。遍野青葱葱尽目，流霞舒卷好风光。

小暑

迎米小暑日光强，盛夏三伏热浪狂。野草低垂无傲气，山花困倦不喷香。熟米待令登金库，薯苗祈求换旧岗。老汉村姑忙早晚，倾心苦拼打杂粮。

大暑

炎炎赤日挂长空，地煮天蒸肆意凶。黄犬伸舌卧树下，白鸭扑翅闹溪中。抢救马叫和风淡，乡村人欢汗雨浓。绿野凝成一幅画，乡村无处不娇容。

作者单位：广东省信宜市委政法委

猫头鹰幼崽获救记

□ 何文斌 冯靖凯

前不久，椒江区两名国家电网工作人员杨某和工友在施工时听到一阵微弱又急促的叫声，循着声音的方向探寻，他们发现4只不慎从巢穴中掉落的猫头鹰幼崽。出于对野生动物的关爱与保护意识，两人迅速采取行动，小心翼翼地将幼崽安置在纸箱中。

考虑到幼崽需要专业救助，看护近4个小时后，他们赶到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车站派出所值班室，向民警寻求专业帮助。值班所领导曹金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对杨某和工友的善举给予了高度赞扬：“你们的行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公民的责任与担当，为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贡献了重要力量，为你们点赞！”

法官也“口快”

□ 徐小飞

在区法院执行局，有一个叫陈元谦的法官，远近闻名——不仅因为他案子办的多，还因为他“口快”。

陈元谦直口快，说着说着嘴里就没把门的。有的人说，陈元谦的名字起反了，他一点都不谦虚谨慎。也有人说，他这种人不适合做法官，早晚都得给自己惹麻烦。

今年2月，陈元谦承办张娜申请执行李明给付抚养费纠纷的案件。根据法院生效判决，李明每个月要给付张娜抚养费800元，但李明以自己收入低为由拒绝履行，已拖欠三个月的抚养费共计2400元。张娜系未成年人，其母亲刘小丽作为监护人替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李明百般推诿，后来干脆玩起“躲猫猫”，对陈元谦的来信不回，来电不接，导致抚养费迟迟执行不到位。不明真相的刘小丽以为陈元谦执行不作为，多次带着张

娜来执行局找他要求加大强制执行力度。陈元谦安抚刘小丽母女：“你们放心，即使李明躲到天涯海角，我也给你们找到他，把抚养费执行回来。”刘小丽不太相信：“陈法官，我们实在等不起，张娜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钱啊！今天你得给我个明确的期限，否则我们母女今天就不走了。”陈元谦有点急了：“给我10天时间，我一定帮你们把钱要回来。”

“10天？行吗？要不回来怎么办？”刘小丽半信半疑。“要不回来，这笔抚养费我来出。”陈元谦脱口而出，说得很坚决。刘小丽闻言此言，这才带着张娜离开了执行局。

回到办公室，陈元谦的助理调侃他：“陈哥，您这又开‘快口’模式了，现在李明下落不明，能不能找到他还真不太好说。即使真找到了他，他没钱履行义务，到时候刘小丽母女真向您要钱怎么办？”陈元谦嘿嘿一笑，也觉得当时有点冲动：“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刘小

丽母女又那么可怜，就一时口快对她那么说了。”想着那笔抚养费好几千块钱呢，陈元谦心里也着急。可世上哪有后悔药啊。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陈元谦带着助理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去李明家蹲点。

苦心人，天不负。陈元谦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第五个晚上，他终于将摸黑回家换衣服的李明堵在家里。迫于强大的执行压力，李明也只能将拖欠的抚养费悉数交完。至此，陈元谦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真正落地了。

当然，陈元谦“快口”的毛病也没少给他惹麻烦。有一次，他就自掏腰包，给当事人垫付了1000元钱，到现在还没要回来。为此事他没少落妻子埋怨，说他败家。但是，在每年年底的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中，陈元谦的得分在整个执行局中都遥遥领先。

哦，差点忘了说，刘小丽母女事后给陈元谦送来了一面大大的锦旗。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

□ 张永明

7月的江南，暑气与湿气交织，却挡不住公证服务下沉基层的脚步。7月11日清晨，无锡市梁溪公证处的公证员周纯与戈玲踏着雨丝，带着沉甸甸的设备包来到太湖之滨的雪浪街道直港社区——这里是她们此次“公证下乡”的目的地。

社区服务中心的走廊里，几位银发老人家早已端坐等候。看到公证员的身影，村民们陆续围拢过来，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各自的疑问，眼神里满是迫切想得到答案的期盼。

“我想做遗产继承，要怎么做公证呢？”“我的孩子都在国外，想问问继承的问题。”……周纯和戈玲一边麻利地架设临时办公点，一边耐心回应着村民的咨询。

不到10分钟，一个简单的公证便民服务站就“开门服务”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打印机整齐排列，网线和备用墨盒细心收纳，桌子上摆放着《简明办事指南》等宣传折页。“村里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这些图文并茂的手册他们看得明白。”戈玲边分发材料边说。

直港社区作为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村庄，农村股权继承、遗产继承、合同纠纷、劳动保障等成了公证服务的重点关注区域。“对于现场办理公证业务的居民，我们会及时梳理材料清单，进行一次告知，并主动调查核实，这样就能将出证时间缩短至3倍。”周纯坦言，下乡服务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加倍的耐心。

“过去觉得公证离农民很远，现在公证员到门口了，才知道这白纸黑字的公证书能帮咱解决大问题。”刚办完股权继承公证的村民李老伯拿着回执单，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今年，梁溪公证处已深入7个涉农社区，办理股权继承公证100余件，开展法律宣讲12场。每一次下乡，都是一次法治理念的传播；每一份公证书，都承载着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暮色渐浓时，周纯和戈玲收拾好设备，踩着晚霞返程。车窗外，太湖波光粼粼，正如法治建设的长河，每一滴汇入其中的服务汗水，都在滋养着基层治理的土壤。“能让乡亲们在家门口感受到法律的温度，再累也值得。”周纯的话道出了无数基层法律服务者的心声。

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公证服务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法治基因植入乡土，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亮每个村落。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司法局)

温暖的石头

□ 孙培用

这是一块有温度的石头。在故乡老屋西侧的小溪旁，有一块洗衣石，母亲用这块石头洗了20年衣服。

这是一块很古老的石头，四四方方，长时间的揉搓、捶打，已令其微凹，表面光滑细腻、干净整洁。母亲就在这块洗衣石上，洗着各各奶奶的土布衣服，洗着爸爸的汗衫，还有哥哥和我的小衣裳。被单、枕巾、门帘，一件件具有乡村朴素品质的衣物，在那根木质棒槌的加持下，在洗衣石上不知洗去了多少岁月的灰尘。

小时候我贪玩，每天都要和村里的小伙伴疯跑。母亲唤我的声音伴着炊烟响起，我才一土一身汗地走回家，母亲从没有责怪过我。而是帮我脱下脏衣服，饭后到溪边的洗衣石上捶打洗净，即使洗得次数多了，衣服已发白掉色，但我们的衣服上，被褥上没有汗味，没有污渍，干净、整洁，总有淡淡的阳光味道。上了小学，母亲总是让我穿上干净的衣服去学校。下田回来得晚，母亲在夏日里不顾蚊虫叮咬，借着月光去溪边洗衣，母亲偶尔抬起手臂擦擦额角的汗。从开春小溪化冰到人冬冻结，母亲和小溪里流动的水似乎有了约定。溪水缓慢流动，鱼儿俏皮地游弋，水面映照天空的蓝天白云。在母亲的汗水和坚韧里，我慢慢长大，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学会了节俭、勤劳。

再后来我外出工作，不能每天都守在母亲身边了。看见异乡的小溪，我的心便飞回故乡。我便想起母亲，看见有小溪从村口流过，我便要伫立片刻，仿佛在凝视中，要看清这是故乡还是他乡。

母亲不会用洗衣机，新买的洗衣机立在墙角，即使我们一直督促母亲用洗衣机洗衣，可母亲习惯了，总觉得洗衣机的滚筒没有洗衣石上手洗的彻底、干净。

母亲生病卧床的一段时间，她的衣服都是用洗衣机洗。母亲感叹，看来时代的变化谁也挡不住，自己真的老了。穿上我们给她洗过的衣服，母亲说养儿防老，小的时候我给你们洗衣服，这回我老了，轮到你们给我洗衣服了。

母亲不在了，多年以后，我再一次来到老屋西侧小溪旁，只能久久地凝视。洗衣石已没人再用了，母亲的声音，单调而疏落的棒槌声，依然在耳边回响，那样的清晰，又是那样的遥远。

洗衣石静卧溪边，溪水静静流淌，仿佛是母亲多皱的脸，仿佛是母亲望儿归的笑纹……

(作者单位：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队)

太湖畔的公证便民之行